



文心雕虎

刘绪源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的奥秘

刘绪源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虎/刘绪源著.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4.3

ISBN 7-5324-6067-3

I. 文... II. 刘... III. 儿童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当代-文集 IV. I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1872 号

文 心 雕 虎

刘绪源 著

王震坤 装帧

责任编辑 唐 兵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开本 890 × 1240 1/32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印张 8.75 插页 3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字数 193,000
易文网: www.ewenl.com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网址: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ISBN7-5324-6067-3/I·2199 定价: 18.00 元

献给在寂寞之道上
怡然前行的朋友

一首有关灯火的诗

唐 兵

为刘绪源的《文心雕虎》专栏出一本书，一直是我的心愿。现在，这个专栏在《中国儿童文学》杂志上已经做到第五年，文章也累计有 20 篇了。可以说，它是和《中国儿童文学》一起成长的。

记得 1999 年深秋的一天，我和秦文君、张洁、吴怡，为《中国儿童文学》创刊的事来到刘绪源香花桥畔的新居，征求他的意见。当时刘绪源对刊物的风格、栏目及至封面设计，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秦文君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主编，请刘绪源为我们写一个专栏，他想了想，慨然应允了。

很快，他拟出了专栏的名字——《文心雕虎》，这当然是从刘勰的古典文论《文心雕龙》转借来的。第一篇文章《我苦呵，我一直单干……》就刊登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创刊号，也就是 2000 年第 1 期上。从此，这个栏目一期不落，越来越引起读者的注意，渐渐成了刊物

的名牌和亮点。我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编辑,时常要和刘绪源联系,我们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因为他对自己的稿子特别精心,认真而负责,每句话每段文字都经过仔细考量和推敲,于是我这边就轻松舒服多了。

而我自己,一直对儿童文学理论抱有兴趣,平时做一些研究,也爱读理论书,并一直在关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向。但刘绪源的文章每每拿来,都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发现,特别是当我对某一文学现象迷惑不解,仿佛一头雾水找不到冲出去的路径,这时候读刘绪源的文字,就常有茅塞顿开之感,使你不得不佩服他洞察的深入、分析的明晰和解决问题的根本与彻底。

刘绪源向以文笔犀利、意见中肯见长,常发人所不敢发之感慨。在《我苦呵,我一直单干……》里,他就提出儿童文学的三戒:一戒“官气”,二戒“江湖气”,三戒“小家子气”。他说:“我以为,近几年,‘官气’仍有,但‘江湖气’与‘小家子气’则日益抬头,已严重影响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产量和质量了。我甚望儿童文学界的朋友(自然最应包括我自己在内)读完此文,能‘对号入座’,深自检讨,有则改之,无则作罢,或许对澄净儿童文学界的创作空气,能有所裨益。”这些文字无疑是尖锐的,而且直指每一位可能沾染上“官气”、“江湖气”和“小家子气”的作家、理论家和评论家。

这不由使我想起,当年,在周晓(以后是秦文君)主持的《儿童文学选刊》和朱效文主持的《儿童文学研究》上,曾经有过很好的批评风气(《选刊》注重严谨的“年评”和对话式、印象式的活泼的批评;《儿研》则发表了大量“争鸣”文字和严肃的理论探讨)。朱效文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与表扬相对应的狭义的批评”的意义:“这是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

动力,也是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的活力之源。”同时还指出,这种批评应是“学术性的以理服人的”。我以为,这是很精当的话语。这两点,现在都体现在刘绪源的批评文字里了。可惜的是,现在儿童文学的理论园地明显缩小,认真的批评也变得少而又少,于是,像刘绪源这样有着鲜明批评特质的文章就更显其弥足珍贵了。

二

毋庸置疑,《文心雕虎》中有不少文字都是有感而发、始于批评的。譬如他对韩寒的批评就很直截了当。针对现在大多数年轻作者出书太快太容易以致“习作期”太短或根本没有“习作期”的现象,他也深感担忧:“这就像婴儿出世不足月一般。与此相应的,是习作的影子将始终伴随,难以消除,这又近似于胎里带出的病,有时就颇不易治愈了。”而在《“纯文学”与“娜拉”》中他感慨于“纯文学”的边缘地位,又不满于人们为了让纯文学重新引起大众注意而趋于媚俗的倾向,他设问:“我们的‘纯文学’,是否也会像娜拉那样呢?……在‘出走’以后,一部分‘堕落’了,成了无人问津又并无实际价值的东西;另一部分‘回来’了,重新成为政治的附庸或迎合大众口味的东西。”

每读到这样直抒胸臆的文字,我总感到格外痛快,但是痛快之余却常常忽略了那批评后面的更深入的理论探险。其实,对刘绪源来说,批评只是个引子,后面的才更重要,更具有建设意义。所谓“破中有立”,关键的就不只是“破”,还应是如何“立”,这“立”的过程就显示出了他的学术追求。

在刘绪源的世界里,我想有两个理论原点至关重要,它们就像一对巨大的羽翼,带着他遨游广袤的文学天地,无往而不利。

这就是“真”和“美”。

真,也就是“真实”、“真诚”。对作品来说,要“真实”;对作者来说,就要“真诚”。

由“真实”延伸开去,他提出了儿童文学也应是“不掩饰”的文学,他反对只给儿童以“美好”的假象,更反对所谓“净化”的倾向,他还引入了别林斯基关于“分裂时期”的概念,认为儿童文学有责任让孩子更顺利地度过“分裂时期”,以成长为真正的人。他的这些观点,在《儿童文学与“分裂时期”》《哈利·波特与汉姆莱脱》等文章中都有透彻的论述。

由“真诚”延伸开去,他反对“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他认为为孩子写作也应该全力以赴,应通过写作把自己灵魂的一部分奉献出去,这样的创作才会有“真生命”。其实刘绪源的随笔和评论,本身也都是创作。尤其是对那些前途远大的年轻人的作品的评论,譬如对玉清、彭学军、曾小春、殷健灵、张弘、张洁、王蔚、谢倩霓、萧萍、郁雨君等人的作品的评论,无论是褒是贬,他都充满真情,有点像导师,但更像兄长,他仔细分析他们的作品,对成功之处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对写作的败笔也毫不客气严厉批评。我想他是抱着一种特别真诚的态度来写这些文字的。通过写作,他真的把自己的灵魂献出来了,文章里有着他的人生和文学的独到体验,这就使文章充满了生命的魅力。如此看来,这种“真”,对于作家和评论家,其实同样重要。

另一侧的羽翼——美,其理论含义也许更为深广。刘绪源早期的理论探讨,差不多都围绕着这一个“美”字。为冲破长期禁锢儿童文学界的“教育工具论”,他写出了《对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批评》,此文拖了一二年才得以发表。他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儿童文学的本质不是教育,而只能是审美;“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其实并不

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三者并不是并列的”。他强调审美(文学性)的本体作用,突出了审美(文学性)的整合性与统摄力。这就把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难题理清了。所以,朱自强、方卫平、汤锐等年轻理论家在他们后来的专著中,都对刘绪源的观点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如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就说:“刘绪源的思考代表了在儿童文学的审美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和向文学回归的方向上,新时期儿童文学所达到的最高点。”但刘绪源并非提出这一理论观点就完事,他付出极大心血完成的理论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也可说是从学术高度对这一命题的进一步深化。

按刘绪源的看法,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难题:其一即回归“文学性”,其二则是回归“儿童性”。但就在随后的关于儿童性的讨论中,刘绪源以其独特的理论眼光,又提出了一度引起很大争议的“双重标准”论。他的意思是,不能因为强调儿童性,就把文学降低为迎合孩子、哄孩子的东西,而应让儿童读者和成人读者都能为我们的作品叫好。他提出了一种极而言之说法:“儿童文学同时也是‘成人文学’。”“一篇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它在成人文学中也应是上乘之作——事实上被划入儿童文学范围的世界名著,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作品。”所以他提出,必须以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双重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作品。这可说是一个极高的标准。但中国的儿童文学要走向世界(同是也是走向儿童),除了以这样的高标准,难道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标准吗?

刘绪源的理论新见可以说很多很多,比如他对动物小说的独到见解,比如对“没意思”的作品的高度评价,比如他对幽默的解释,又比如对文学与“不满”的关系的论证……但我以为,他对于儿童文学的主要

理论贡献,还是在于上述的“审美本质”与“双重标准”这两点上。

三

最后还想提一下的,是刘绪源那别具一格的文风。他多年浸淫于随笔的写作,其理性与感性相糅的笔法常能使他的文字婀娜多姿,娓娓道来,将深奥的哲理讲叙得明明白白,这是他的作品充满魅力的又一原因。

本书中的“画龙之辑”收入了他2000年之前的文章,“雕虎之辑”则几乎全是近年的专栏文字。他的理论观点是一以贯之的,但相比之下,其文字之美却在发展——正在走向炉火纯青。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也是很难得的。

因为一直在做《中国儿童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有友人送了一句话为“儿童文学提灯人”,初听这句话不免惴惴,惭愧多多。但后来想想,有关灯火的隐喻,也有它传神的地方。当道路显得特别昏暗泥泞时,或行路者感到特别孤寂无依时,一盏灯火,确有无可替代的价值;然而,一旦天色大亮,道路畅通,灯火也就退隐,很少有人再记起它了。编辑和批评家的命运,大约都是如此。和刘绪源一样,我们生命的相当一部分已献给了儿童文学事业,到将来,当生命行将远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这一部分生命,早已化作了一首有关灯火的诗……

我想,刘绪源一定也会觉得,这是一首很美的诗吧。

2004年3月23日

目录

序 一首有关灯火的诗 (唐兵) / 004

雕虎之辑

“我苦呵,我一直单干……” / 001

张弘的童话特别在哪里 / 005

什么是习作,什么不是习作 / 010

什么是理论,什么不是理论 / 015

读《三重门》所想到的 / 021

美与绮丽 / 027

“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 / 032

“纯文学”与“娜拉” / 039

你写动物小说困难吗 / 045

童年的背景 / 051

儿童文学的神秘入口 / 057

童话哲学家 / 063

幾米与儿童文学 / 070

拿什么奉献给儿童 / 077

文学与不满 / 085

儿童文学的“轻”与“重” / 091

为什么不感人了 / 098

日常生活的文学魅力 / 105

哈利·波特与汉姆莱脱 / 113

解剖幽默 / 121

画龙之辑

对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批评 / 127

由别林斯基的话说开去 / 135

美是不会欺骗人的 / 140

“美育”非即“审美”论 / 153

三封信 / 159

一、审美也能将人提高

二、无目的而合目的性

三、探讨一种思维方式

儿童文学与“分裂时期” / 171

明天的研究向哪里深化 / 178

再说“双重标准” / 185

附：二目之视

基础理论的基础在哪里 / 200

鲁兵论 / 207

任大霖的工作 / 219

陈丹燕小说散文论 / 223

读秦文君二题 / 235

一、《十六岁少女》

二、《男生贾里》

与玉清谈创作心理 / 248

初识彭学军 / 255

我与儿童文学理论的缘分 / 258

跋 清洁的灵魂（张洁） / 264

“我苦呵,我一直单干……”

最近几年,我常常忆及与陈伯吹先生的最后一次闲聊(我为陈丹燕“青春作品集”所做的长序中,曾写到过这番谈话)。好像是到老人家里取一份稿子,是盛夏的天气,庭院则阴凉如秋,和蔼的陈师母在院里笑微微地拣菜。进屋后,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陈伯老这天特别健谈,所说的尽是遥远的往事。末了谈到家里的经济情况,他说他很小就负担家庭,成家后还要资助兄弟的生活,师母是长期不工作的。老人这时凑过身子,望着我,很知心地说:“我苦呵,我一直单干……”这一场景给我的印象异常深刻,我觉得这位声名卓著的老人的神态里充满了人情味。

常常想到这段话,倒不是因为我也处身于“单干”家庭了,而是它不时令我奇妙地联想到老人所毕生从事的儿童文学事业。我甚至觉得,这句关于家庭私事的慨叹,如移用到他真正热爱的事业上,那几乎是暗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

让我把话题暂时地移开一下。

去年初春,我曾在佘山参加上海一位诗人的作品研讨会。我在会上有个即兴的发言,题目叫《儿童文学三戒》。即,一戒“官气”,二戒“江湖气”,三戒“小家子气”。我以为,这位诗人正因为身上没有这三气,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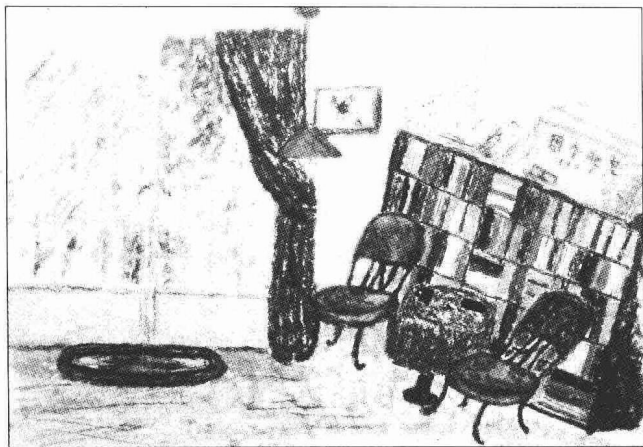
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三气之具体所指,简述如下:

“官气”,顾名思义,是将文坛比做了官场,把儿童文学创作当成了官方文件的制作。于是乎,作品的意向,人物的言行,全以上级的好恶为转移,自己只成了一个传声的工具。这很容易使人想起“文革”年代的一大怪事,即把文学创作的原则和组成“领导班子”的原则统一起来,都实行所谓“三结合”。在创作上,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如此结合,作家真成了某一既无需独特思维,又没有生活根底(当然也就不会有情感),惟以些许“技巧”为能事的技术工种,或曰“写作机

器”了(这大约稍近于现时颇显热门的秘书工作)。作家如一味趋附于得奖或受表扬,那就离“官气”不远矣。

“江湖气”,即拉帮结伙,抱成团,你帮我一场,我拉你一把,我挨批评了你代抱不平,你受委屈了我两肋插刀。只要是咱们兄弟伙的,再差的作品我也称上佳,再没人看的我

也说最好。只要我们兄弟相互提携,互相“捍卫”,看谁敢把我们怎么样了?外国的事情咱不敢想,成人文学界咱不敢去,但何愁咱这几位不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之最?这种“江湖气”,看似强者所为,实乃弱者行径(因其无自信也),到末了,看似轰轰烈烈,其实空空如也,只不过骗骗观者,欺



希望你也记得我这幅画中的房间,这是八十年代时陈伯吹家的客厅,我们在那里与老人交谈。现在已经永远成为过去。

——陈丹燕

欺自己罢了。

“小家子气”，指心思不放在更新、更好的创作上，却老在自己仅有的那一点点小成绩上纠缠不清，一会儿谁抄了我的几句话，一会儿谁盗了我的版了，一会儿某某某的论点还是我先说出口的，一会儿因自己未得奖却被谁先得了去而愤愤终日唠叨不已……总之是眼界狭小，气派不大，一如莫里哀或契诃夫笔下的人物，有“小人长戚戚”之风，视文场如菜场，惟恐不小心在哪一笔小交易中吃了亏。其实这样的人吃亏最大，因为把自己有限的时间和能量都耗尽了，还能做出什么大事来呢？而为争那点小名小利，有时就不得不拉帮结伙，“朋友帮忙”，于是“小家子气”和“江湖气”又弄到了一起去。这使我想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一件轶事：在他未出名时，写了很多剧本均遭退稿，好不容易有一部《克伦威尔》被剧院接受了；但不几天剧院又有人来同他商量，说有一位写了一辈子剧本从未成功的老人也写了一部同名的戏，水平相差无几，但剧院只能在两个剧本中接受一个，因先已接受了大仲马的，所以关键只在他是否愿意出让这次机会。虽说对于大仲马这也是经长期努力才得到的机会，可他稍一犹豫，还是毅然让出了。他说得很有豪气：“对于他，这是惟一的机会；而对于



孙犁：《澹定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版

我,这样的机会今后数也数不清。”后来的事实果然如他所说。我想这也是因他充满了自信之故,或曰,他没有“小家子气”。

如果说,“文革”前十七年的儿童文学界,“三气”之中仅“官气”为害较烈的话,那么,我以为近几年,“官气”仍有,但“江湖气”与“小家子气”则日益抬头,已严重影响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产量和质量了。我甚望儿童文学界的朋友(自然最应包括我自己在内)读完此文,能“对号入座”,深自检讨,有则改之,无则作罢,或许对澄净儿童文学界的创作空气,能有所裨益。

如何根治此“三气”?我想到的是孙犁先生的一段话:“我以为文人宜散不宜聚,一集中,一结为团体,就必然分去很多精力,影响写作。散兵作战,深山野处,反倒容易出成果。这是历史充分证明过的。”(见旧版《澹定集》第7页)我后来忽然发现,他所说的,不就是陈伯吹先生生活中的“单干”二字么?

在家庭生活中,“单干”自然是“苦”的。但文学事业上的“单干”,却苦中有乐,先苦后乐,似苦实乐,苦即是乐。为能真正取得自己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我想,至少在创作上,我们不妨还是“单干”吧。

1999年深秋试笔于香花桥畔新居

张弘的童话特别在哪里

去年夏末，浙江有家出版社来上海座谈，到会者多是学术界朋友。主客双方雄心勃勃，提出不少宏大设想。我不知是否出于一种别出心裁的愿望，忽然间很有灵感地说：“不妨出一套小巧的丛书，每本两三万字，至多不超过五万，以最新发表的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为基础，再补充一点同一作者的相关的文章，就可成为一本。如新时期之初人文版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才三四万字，即可作为很好的样本。90年代以来的，如王元化关于杜亚泉与中国文化问题的长文，就可成书。因为是最新的，原创的，论文本身就有影响，价格又便宜，估计会有市场；日积月累，其影响更不可小觑。”这段发言在会上引起一点反响，会后还不时有朋友来和我探讨。我猜想，大概是因为现在的书越出越“大”，所以这“小巧”的意见就有了引人注目之处。

事后想来，最重要的一点意思，我当时竟未发觉：现在出书，由编者、出版者根据市场需要整体策划者多；由作者自己长期酝酿水到渠成者少。所以，那套小巧的丛书如真能出版，它特别的地方，恰恰在于不产生于策划，而产生于学者的自发的创造，编者的工作只在发现、挑选和采撷。记得那天出版社的社长总结说，今后不光要组织作者写，更要吸